

任也。上命所司亟行。三年尚書王復言甘肅所屬十五衛自永昌迤西寧鎮番額有險隘莊浪徑路山密地狹惟涼州四際廣散受敵最先水草便利易于久屯及遠徵甘肅相去六七百里爲虜邀遮往往取損天順間累戍官軍糜費獨甚茲訪甘州五衛生齒日繁多有願從軍者招集五千填實涼州選官領其衆而屯田又鎮番極臨邊境原設三分山黑山二遞運摘囚備置牛車後革遞運併于馬邑其役疊矣莊浪鎮羌驛地衝夫鮮堡務遂疎宜鑼鍋紅子黑松林

摘撥之以勻其所走又永昌衛之白石崖墩下有水溉白丹田山丹衛之土魯干墩下有水溉涼州田故以白石隸永魯干隸丹便也肅州衛境外原有哨馬營後因警而移耕在其外瞭蔽其內莫若移營復立故處又西寧衛原調軍五百六十七員名散于莊涼備禦者還畱之本衛則番簇有控也肅撫徐廷章奏甘肅額旗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八千七百餘則逃亡矣本衛屯僅可備三月耳餘悉資于腹中之民運因警愆期極爲可憂輪班之軍官則託

推兵則賄蔽。壯強他役。貧弱勉承。及驗出坐取而衛
并挾制。請定其罰。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
云有瓦刺虜酋拜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
密城中屯聚。令哈密人捧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
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臥加思蘭率四萬騎至把思
濶屯地。其拜亦撒哈及弩溫答失力之人。俱已服屬。
欲合二酋抄掠沙肅諸州。此糾合之蠱也。六年都御
徐廷章言。古浪衛城在牛山中山水險惡。宜移于東
北坦地。仍名舊城爲古浪。開行都司俸鈔。每關之省

會食鹽。或經十五年不得赴給而罷。乞改折登庫領
之。茶馬之例暫停近舉。然而販商不至。乞廣採茶易
馬。而厲禁私越者。他如借官糧散民糴。還兌換。仍班
操覈囚徒。稽噐具。俱悉如議。八年三月甘肅總兵官
宣城侯涇衛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
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軍
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
五路以竝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
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九年四月土魯番速

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奪朝廷所降金印。遂留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懇于甘肅守臣都督鮑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以爲。哈密非他夷比。今喪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問。請命通事詹昇。勅往諭檀速阿力。令悔過自新。退還哈密境土。并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力以相衛翼。仍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哈密旣爲土

魯番所併。累求援。部言哈密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虜。此賊僭擬大號。挾制隣番。則藩籬盡撤。邊患方殷。使誠可奪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賜勅自新。庶可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上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甘肅。覘復哈密城。哈密之居甘者。脫脫百花等六人。欲率衆五百歸附。乞職賞誓。必克復命。授以指揮。亦

斤等衛僉事。見藏上書。言速檀阿力累見招誘。斬其
來使。誓以不從。自懷孤弱。乞調漢兵爲助。事下邊臣。
初馬俊從李文等至蕭齊。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
其城。及母時于蘭已守哈密。而挾王母以去。抗不遜
詔。及聞甘州大兵三萬欲來。乃如以番禮勞宴俊
等。王母夜遣告云。懇奏天朝。收復哈密。老寡歸離。死
不足惜。速檀阿力隨入貢。俊得虜情。精兵不過三百。
馬步不滿二千。規復有機。詔陞馬俊千戶。巡撫馬
文升奏蕭府黔國公家人。先皆歸化土。連子孫漸衆。

率能騎射。居近固原。宜選壯附之。巡撫朱英奏秦中
各口徃與西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近年邊臣劫誘
到營。折閱物價。以賤易貴。番族銜忿。甚至以刀自仰。
殊失懷柔之道。乞申其禁。李文劉文旣奉征速檀阿
力之詔。已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屯于卜隆吉
兒川。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酋長那南奔
等集騎四千。欲乘二衛已發之後。擄其家臣等計罕
東衛。西連洛扯兒禪。并曲先衛境。南與安定亦郎骨
人馬接境。駐牧使所報果然。恐顧彼失此。又報者云

速檀阿力已調集洛扯兒禪協備如此則雖進復哈
密而都督罕慎年幼力綿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
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固守莫若撫結二衛則
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且足爲河西南北之屏蔽臣
等已罷遣所調總兵鮑政報赤斤都督賞小答兒率
千騎入境欲與阿年簇讎殺貽書責之初土魯番貢
使之羈于甘涼者十人乘隙逃去部議究通事哈只
馬黑麻等罪。上是之。而宥太監顏議等土魯番使
臣滿刺馬哈麻赤兒米卽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

意其已得哈密城池及五刺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
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倒刺大只乞。朝廷遣使通
道往來和好。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
遣官速檀阿力果能誠心奉貢朝廷不計前過仍禮
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哈密都督罕慎爲土魯番
侵掠部落分散遣使通款并乞衣糧種子巡撫朱英
等謂其爲我藩宜有以慰結其心又恐奏報延久不
能猝濟已發布三百疋糧五百石賑之至是奏聞因
併給以種子赤兒米卽復奏其王速檀阿力雖得哈

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暇。各願留使臣家。屬于甘肅爲質。乞勅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乞獲還。慮爲赤斤所讎。朝議荅允。而朱英謂其詞多狡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復。宜撥糧地暫駐。其餘撒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地。簡貢使之混入。清別部之暗奸。策已廢之夷館。支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馬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賈怨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七克力等。濟麥八百石于

苦峪。速檀阿力復遣赤兒米卽入貢。故說金印人民俱在乞。朝廷遣使往諭之。卽獻納。巡撫宋有文奏令赴京。部議止之。小夷誇乍。屢遣人遊說構亂。宜先治其使。隨與問師第哈密流亡率難興復。曲加涵貸。免其解京。禮部曰。俯順夷情。限名人貢便。詔可。肅州將劉晟以爲苦峪降夷七克力等計窮託處。非其本情。有謂其因貢奔虜。莫若安置內地。靖其患。部寢未行。太監顏義奏。調甘州馬步五百人戍肅。仲冬至仲春還。爲奪哈密者防也。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請苦

略沙磧而肅城之東。金塔魏城等地。乞賜一兵部劾。令約束蕃衆。欵塞以圖興復。不可妄求。復立哈密。千苦峪城。令罕慎居之。賜帛粟及其牛具。總兵王璽。日黃沙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吉等二十九簇之地。國初立界石分疆。侵樵有禁。年久湮沒。宜修立以塞交通者。巡撫都御史王朝遠。疏行都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已非而私役雜差。多至二千。山丹等衛亦然。臣悉從革。行都司舊設紙房。用以封砲。歲科甘州麻筋動以數萬。近見斷事及

鎮撫所科囚紙。衛學生員批倣。俱堪倍用。各衛料斂。似應停徵。寧洮茶馬宜復舊例。遣御史督之。以絕私販。從之。王朝遠等上邊事。謂速檀阿力部下携叛。哈密故城。可因時而復。請得甘涼萬人。赤斤罕東五千。罕慎七百人。王璽統之。直抵城下。旣取之後。令罕慎權處分國事。詔兵書余子俊等議曰。興滅繼絕。大體也。兵凶戰危。大機也。今壯虜南蠻。未有寧歲。羈縻夷兵。齎糧數千里外。番性難以律繩。見此不爲。惟有安諭罕慎。嘉其興復而已。十五年五月。福餘衛指揮

扭石等奏報迤北亂加思蘭爲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亂加思蘭虜酋之傑點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猛子幹羅士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旣而同李羅忽將猛可并其目殺幹出。覺而避之。亂加思蘭乃與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爲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而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已爲太師。有

衆數萬。進止惟其所命。居數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脫羅干等忿之。與亦司馬因謀殺之。遂立馬因爲太師。蓋其父舊太師毛那孩魯故。衆心歸之也。十五年。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禮部議曰。忠順王之在哈密。遙控諸番。以奠西裔。天朝所以厚其勞也。今罕慎僑居苦峪。未能克復故境。止宜減賞。反加賞。絹已足。十八年。總兵王璽奏報哈密城爲土魯番所攘。罕慎寄居苦峪者近十年。臣等以計間之。不得其要。幸其所羈擄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

二衛犒牛酒。約兵二千三百人。罕慎入千六百人。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脫走。或降或死。遂得人一千五百。城遂復。罕慎始歸舊城居之。捷聞。賜勅獎勵。王璽又奏罕東入境而殺阿思都。遣梅琛往禦之。斬奪人畜。乞加問罪之師。上曰。罕都諸夷協復哈密。未有携貳之心。若加兵似失柔遠。如果負固。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爲便。十二月初。王璽奏哈密克復之後。其下無所統屬。罕慎以忠順王外甥。雪讎復國。夷心歸附。乞俯順加封。俾統馭之。今土魯番之衆亦

萃心向化。與王孫女稱臣納貢。又與罕慎構和。乞乘時賞勞。因撫取王孫女并金印歸國。令隨王母掌行國事。而哈密夷衆亦上書乞封罕慎嗣忠順王後事。下兵部僉議。皆謂罕慎雖國人所服。王爵之封。遽難輕授。量加崇秩。重其名號。總理國事。俟其奉職效誠。諸番日附。通國舉奏。別爲處分。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復哈密。時罕慎執其酋長哈哈械繫。旣而請釋之。巡撫侯瓚議曰。牙蘭實土魯番黨也。哈哈焉能有無。從瓚議。都御史唐瑜奏。鴻臚簿馬儀比

使哈密與土魯番使四百餘人行遇罕東邀劫僅以身免宜捕元兇緣亦思馬因與瓦刺和欲犯瓜沙二州故以緩師上諭撫之唐瑜又奏迺出莊浪者自東北而來其寇涼永者則清都魯部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部也審之先據河橋我之餉援頓絕今宜宿重兵于蘭州加輕兵于古浪鎮番鎮夷高臺諸堡且密諭罕慎使之原結小列禿因之招誘亦思馬因與彼屯聚戰守舉要矣部難其宿重兵也已其調瑜又報寇犯山丹指揮姚英榜濟等被殺土曰甘肅被

虜者數矣總鎮處所失亡數多守邊者不職如是耶其并上總兵焦俊狀處之總兵焦俊奏哈密都督罕慎遣報虜酋瓦刺克捨并亦思馬因已死兩部人馬散處寨下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亦爲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與之有隙率衆至邊欲往掠甘肅且脇罕慎欲與和親瓦刺小列禿聞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報至已行叅將李俊遣譯往諭罕慎勿與親和兼留小列禿在彼住牧又報赤斤罕東二衛勿懷二心且益肅州兵以防衝突之患二十三年

四月唐瑜奏瓦刺養罕王將入寇。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刺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裕密力不能支。則將及於赤斤罕東矣。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赤斤苦峪創殘之民。宜極卹之。兵部以爲然。請諭罕慎。爾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調護。使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守爾疆土。不可棄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餘石賑給之。京指揮顏王奏備邊六事。一曰

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守臣每冬于蘭。俟往無固志。宜令恒駐蘭。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爲固靖聲。二曰莊至蘭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堡四。兵衛寡弱。虜常入剽。請增築苦水灣驛堡。廣資儲置。守備。三曰甘肅延袤千五百餘里。雖有撫按。歲惟一至。將較無所忌憚。公肆貪殘。請于肅浪各設一憲。臣俾飭兵戎。而禁貪墨。四曰甘肅將臣。旣占肥饒。復專灌溉。請度田以實。給老弱之軍餘。五日噐仗多訾。諸臣務肅伍母。占役六日驛吏惟以迎送爲急。報邊爲緩。請申禁之。

總兵周玉等奏哈密都督罕慎譯報虜酋瓦剌阿沙
太師與其平章把禿撒及阿力古多兀麻捨王等
分駐察罕阿刺帖兒等境欲入剽而羽奴思王子鎖
溫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野也克力達子亦
分屯失把力哈孫及擒山之地欲往甘肅剽今浪境
亦有烽爲之請兵焉土魯番兀也思太子及兀也思
王等公主并哈密督罕慎母各貢馬匹方物因求賜
織金紵絲并帳房綵段絹疋藥物各器等物有差弘
治元年二月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 太宗皇帝以

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都督領袖
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
後甘肅獲寧後脫之孫無嗣 朝廷命其甥把答木
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鎖魯擅阿力王所殺并據
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復命把答木兒之子罕慎
襲受都督營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
故城哈密人再疏請封且謂瓦剌養罕王及阿塞不
師等在彼逼脇未獲寧處得假寵 天朝庶可鎮壓
遠夷永爲國屏事下本部會議僉謂宜從所奏 上

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結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左都御史馬文升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太宗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患。賴王驥蔣貴克平之。天順間。索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仇廉。喪師數萬。自是虜入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時被侵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

可通甘肅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處分。從之。土魯番阿黑麻王攻哈密。殺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之。綽卜都等舊款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上念哈密殘破。欲激勵諸夷以圖興復。乃賜爵一級。兼之絲幣。先是哈密部下阿木郎并脫脫卜花等。避阿黑麻之難。率衆來歸。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至是巡

撫羅明言哈密使臣前後留陝。今應送還者二百五十八人。其續貢與避難復九百七十人。苦峪城垣歲久傾圮。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者尤衆。阿黑麻因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勅諭之。凡百供費。非肅州儲積所獨。于是戶部行陝庫報五萬金。截民糧益之。禮部言土魯番速擅阿黑麻王并其妻哈屯阿喀各具番書遣使貢馬。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膝襴紵綵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卽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

恩賞不可濫施。上曰罕慎爲朝廷効力。阿黑麻旣與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九月兵部言往年結問土魯番殺罕慎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勅。罕論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還城印。以贖前愆。哈密夷及諸國番藉口糧乏。紛貪互市之利。徃徃留寓甘肅。恐有前代氐羌雜處。近甸之患。請諭諸守臣。凡貢番回者。悉遣出關。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成時。月護送苦峪居之。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至肅州求貢。因獻還哈密城池金印。請賜

處分兵部議阿黑麻不道減賞却貢。賜勅諭令悔罪。近又取脫脫近屬子孫陝巴權掌國事。聽繼王爵。凡所處置皆合機宜。不費財力。坐收十九年之已失。皇威遠被。故能如此。彼今所貢獅子等物。蓋假此請罪。與向來入貢之意不同。謂宜特賜容納。原拘留使。人亦宜資給遣歸。徐圖所以。勞來哈密。安集陝巴之道。似爲柔遠長策。從之。五年二月。詔哈密陝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物等。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孛刺。及陞都指揮使阿木郎爲都督僉事。以土魯番獻城多寫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功也。陝巴襲封歸國。與野也克力奴秃卜花台卜之女結婚。乞禮賞。部議以一品婚禮。定數賞之。六年正月。先是遣達官法虎爾丁等。勅安定王千奔。令送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襲爵。爵當歸綽兒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要賞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孫。素爲國人之所推。前哈密未封。遣使諭取應立者。綽兒加自知力弱。懷貳。今事定。反覆不宜輕信。宜令

守臣齋勅。及綵段梭布。往撫之。四月土魯番速檀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兀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陝巴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調也克力瓦刺二部兵爲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旣獻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也克力至其國中抄掠事。是時番貢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于是甘肅官奏言阿黑麻蔓爾小醜。往年破哈密。曲加恩賚正宜。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具請奏治。乃

輒擅攻。所移番文僭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先捕酋長牙蘭等。上命兵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親往經略之。張海上安邊六事。一曰哈密奔潰諸夷熟羗來歸。積聚蓄育羣犬豕之人。而豢養之。識者寒心。驅之不可從之。尤難不立酋長。未有統攝。釀成大寇。率受其弊。譯審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領其衆無几席之患矣。一曰馬黑麻打力者舊哈密人也。叛入土魯番。戕據城印。復冒番使。此賊有家屬在甘者。錮之。以剪其羽翼。一曰土魯番在哈密西七百里。土

城二十。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兄弟讎殺。昔
狼何約。匈奴絕漢。趙充國勅諸羌。毋令解讎。元昊寇
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虜情可
前知也。一日貢利。夷所陷也。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
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
屠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戴莎車之罪。執陝巴。卽郅支
之惡。專仰貢路爲生。若務姑息。墮其計中。請又回賞
賜諸物。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內振國威。一曰甘肅
中東西三路。延三千餘里。增墩築牆。農閒次理。或地
有砂石。用植木立柵之法。或水路未通。用他邊窖水
法。一日延綏之軍。諳識戰陣。請選游兵三千。備專甘
肅。主客五萬人。務足三年之食也。勅延臣集議之。
悉如海所奏。閉關絕貢爲長。上復令再議。兵部奏
陝巴旣虜。孱弱可知。就使復還。赤難復立。謂宜革其
王封。居之甘州。令奄克孛刺寫亦虎仙。分管三種夷。
從之。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
秃兀兒。三曰哈刺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言。
于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爲根基。非根

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
失伯顏答管回回秃兀兒知院阿南答及指揮使苦
木管秃兀兒哈刺灰千戶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
木兒及舍人迷力迭失虎力管合刺灰海據以上奏
謂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名號設爲酋長庶幾得
其効用部議悉當上乃賜勅海謙行之海謙奏遵
勅閉關其天方國撒馬兒罕來仍左驗放入歸夷
之寄居苦峪者有以待之矣臣當歸朝比至真定
復得勅令賑甘涼邊軍海等亦不復請徑復命

臺省劾奏海等經略哈密幾二年無緒請還遂下詔
獄謫降有差八年本兵馬文升奏比來虜數犯永昌
莊浪及謀報七萬牧賀蘭山後宜選京營以待之宣
大原調各四千今益二千合萬人作延綏之援延綏
原調遊兵三千今益二千西安原調六千今合萬一
千作甘涼之援免屯田之逋贖妻子之質稽草湖之
侵張懷老宜罷而彭清勇宜擢上是其請虜寇涼
州劉寧禦之于抹山兒斬五十級復戰于沙觜斬三
十級獎之都御史許進奏武備廢弛得人爲要舉彭

清郭錡馬榮吳江熟于邊事。上允之。北虜野乜克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不刺。因王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款肅州塞。言爲迤北大達子劫殺。欲避近邊住牧。恐中國不信。乞容貢及互市。太監陸關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彼以善意來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令有難之時。暫就境外威遠城。部覆住牧。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七月。土魯番速壇黑阿麻。既襲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令牙蘭據守。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逼脅罕東諸部。

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救。甘肅守臣以聞。兵書馬文升議。此虜桀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諳曉夷情。及令守臣邊翥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翥至。陳罕東至哈密道路甚習。且謂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爲後援。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襲之。必克。文升喜。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

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
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支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
太監陸間不遵節制。待取空城無益于事。但遠征勞
苦耳。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間歲祿二千石。寧陞
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陸間
報土魯番送還陝巴乞通貢。楊翥議觀各夷動靜。以
爲去留。其撒馬兒罕七處使臣。以禮遣還。送議奏可。
十一年虜將寇肅州。楊翥追至黑山瑣瑣林。斬首四

十九。九月總制王越上言。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陝
巴不用。非所以舉世族。愚以爲仍封陝巴爲忠順王。
令率所部還居哈密。上從之。加賜陝巴大紅蟒
衣。十二年舊都督魯鑑曰。甘肅三百皆夷。雖設衛而
無險。比來募軍之令。每下差繁。役重。人不樂從。至以
本衛投報之人。遷役于別衛。人情尤拂。宜以熟習舊
操者聽徵入。而借助者止于本城。衛田肥饒。宜清影
射之流民。編管成伍。無轉芻之勞矣。莊涼增官。政出
多門。將愈分。而邊愈廢。乞省將臣。罷遊擊。乃便軍征

哨正役之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椿頭。採辦秋青。尺籍之家。財力俱屈。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部多采之。莊浪守將魯麟。奏西番巴沙等十三簇。至于蹄仆界碑。來侵邊堡。請牧兵分路討之。兵部謂十三簇皆熟番。不可擅殺。驅之出境。其可。十五年。阿黑麻充土魯番使人。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于法。錄其誘陷哈密之罪。部謂陝巴曾爲阿黑麻乞賞。今以貢而繫之。遏其歸順。諭令自新。止勿繫。十六年。巡撫劉璋奏。西寧僻遠。虜不能歸。先年調西寧八百。莊浪二百。

涼州四百。永昌三百八十。山丹二百二十。請還各衛操之。都督劉勝奏。甘肅各衛原額旗軍共七萬三千九百四十餘。見在止四萬一千六百餘人。餘皆逃亡。凡腹裏清解到者。隨逃去。其本處軍丁亦懼。倒馬。逋糧。爲官司較。率逃不歸。臣當令自首者暫免。追負候豐年補之。不一月間。自首者數百。且募兵之法。一人給銀伍兩。今招回軍丁。免其負。比之以銀募兵。所費相遠。從之。十七年十二月。先是陝巴旣歸。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爲主者。陝巴懼。

復挈家出居苦峪守臣以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爲
夷所信令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傑等至
哈密阿孛刺等六人約夜以兵劫傑傑知之謀召其
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
請勅陝巴還居哈密諭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同
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兒等
城是役也分守叅將吳鉉及副使李端登之力居多
云都御史亨奏臣等已護陝巴自苦峪還國又諭令
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

輔翼之仍拘土番之幼子真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
給徐議處置之正德三年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
居沙州城巡撫才寬以百戶董傑爲功擢之先于元
年陝巴率子速壇拜牙即襲其爵土魯番速壇滿速
兒乃通哈密入貢求其弟真帖木兒部議土魯番稔
惡旣久願乃卑辭以請弟爲名真帖木兒羈留我郊
正得古人質所親愛之意原館之而勿發忠順王復
清釋其編管克伯亦等守臣亦不允之五年虜入莊
浪總兵衛勇等斬首百五十八各以捷聞六年以真

帖木兒付之哈密。令其睦隣焉。十月虜犯山丹。張鵬禦之。斬首六十五。再犯甘州。白琮戰之。斬首百六十三名。報捷。巡撫張翼總兵王勛。又報斬虜于新河。得首一百八十六。復斬于涼州。得首二百四十七。詔陞賚有差。蘇泰斬虜于大河灘。奏級一百十有三。復斬于大沙。奏級百有七。呂檜斬于陸壩。奏級七十有三。各獎勵。董傑斬虜百有九。吳英擊賊九十有九。獎勵亦如之。張翼屢奏捷。曰徐漣襲賊囉墩。得級八十一。亦卜刺復來紅泉。王杲等夾攻之。得級百三十二。

呵爾禿斯寇嘉峪。趙承序等得級百。涼州之役。蘇泰得級八十一。觀音山之犯。王杲得級六十。甘肅守臣因警乞餉。戶部執奏曰。全陝歲徵。額給三邊餉。此外有年例十三萬矣。數請發帑已運一百七十餘萬。關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矣。告乏益急。不知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八年虜亦卜刺次于討來川。乞賜蟒錦。仍乞牧地。稱與哈密都督和親。乞貢辭多不遜。都御史張翼犒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烏思藏。屯據事聞。兵部議亦

卜刺竄伏邊陲苟延性命乃敢陰懷譎詐非分妄求
鎮巡等官略無制禦以利羈之是納侮也宜令總制
張泰等審計預防九年太宰楊一清言戰將之與守
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禦番爲用亦異安輯之道全
在得人如徐德武振杭雄皆其材也樞部因擢之自
真帖木兒之歸土魯番也其兄速檀滿速兒誘拜牙
卽匿之他所復奪城印使他只丁守其國于是 勅
都御史彭澤經略之前張翼所奏捷爲巡按成文所
劾賊益猖獗甘肅苦之時遣給諫司寇司隸往勘其

情以報 內批各官乘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
前已有旨發遣其勿復究蓋翼等有內援故不候勘
報豫皆宥之都御史彭澤平蜀還自謂陝爲鄉土且
已有鄧璋總制之矣引疾疏辭不允澤及奏全陝荒
饑四民流徙而徵調督運如故恐其患不在邊夷而
在饑民也請令鄧璋賑平涼之東馮清賑平涼之西
王憲駐漢中以撫流移 詔可澤又條具土漢補冬
操之抽丁陳兵防罕東之和市山丹屬協守鎮番屬
涼州紅城屬莊浪則提調專也立逃軍之譏司開納

馬之沿例。嚴脫班之法。速緣事之株。部議悉當。惟冬操之餘。舍不必收。爲正軍也。十一年。兵書王瓊奏。都御史彭澤。李昆前爲通事。馬驥所說。哈密城印俱已獻還。然而他只丁尚據城。以激重贖。乃旣得賂去。而速壇拜牙卽仍拘于把巴。反之所卽。彭澤增賞物。以懷來之。終不得其要領。詐嗜卒無厭。巡按馮時羅亦奏。回夷非惠可懷。宜閉關絕其貢。十二月。土魯番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芮寧。賊沒。寫亦虎仙之謀。內應也。兵備陳九疇。廉得其情。戮通事毛鑑等數人。賊懼。

謀泄。乃遁去。勅太監張永總制之。十二年四月。總兵鄭廉敗土魯番于瓜州。獲七十九。乃遁。秋。土魯番攻肅州不克。遣使請和。陳九疇阻回之。李昆不可欲。釋還其所拘。朶撒哈等。後得土番酋思報瓜州之役。遂拘米兒馬黑麻。竝下刑部獄。後併寫亦虎仙俱斬于市。十六年。土魯番表貢。因歸所虜官軍。竝哈密王妻妾。惟王尚留乞還。其原使兵部議許之。巡按潘昉奏記。番僣求通。窺我重利。雖下閉關之令。未與問罪之師。乃其執難從之辭。示敢拒之狀。恭悞相半。啓其

輕視所欲既足。驕傲復萌。宜阻其貢而制其變。而部
執議如初。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
許銘。焚其屍。總兵李俺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議言。
銘之死。一則執法太過。失士心。銘死雖酷。不失爲正。
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所克謀。一旦有急。乃
楊言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卽不與謀。宜受偷生
避事之罰。及總兵李義等官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
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
勅。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御史驗實。

餘勝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
其家屬。使衛還鄉。尋陞按察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
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隆等揭
稱銘酷尅激變軍士。朝廷尚未驗故。故部覆如此。
巡撫陳九疇奏請按三年宣城衛領等勦番事例。三
路進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十二萬。總兵徐謙奏。
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戍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
畱原衛。而本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
勅總制李鉞遣歸。所調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延寧二

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集蘭莊併發甘肅各城主
兵合爲二萬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鉞詳定以聞
至是鉞言二臣議處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此虜
自正月來糾合岷洮過河之衆直犯鎮城而莊浪境
外各占水頭住牧若專事遠略不復內顧恐西海之
賊未能遽除而北虜虛窺邀我歸路腹背受敵矣
上命兵書金獻民總制之杭雄充總兵官給事鄭自
璧等言土魯頻年進貢世受國恩往據哈密以叛都
督纘謙侍郎張海閉關絕其貢使諸夷無所得怨其

酋長速壇阿里麻旋自悔禍哈密復爲我有又真帖
木兒以迫逐陝巴之故守臣誘致甘州羈養數年生
還鄉里感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久牽
制舊好二酋者一則貪利一則懷恩鼠竊狗偷歲所
不無然電起漚滅未有糾衆深入困城堡迫撫臣如
今日者也且達賊亦卜刺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號
兇黠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烏合而來甘肅二
鎮可爲寒心總兵姜奭等戰回賊于甘州襲西海賊
于涼州所斬獲一百四十六人四年姜奭又敗寇賊

于苦水峪所斬獲百一十有一。都御史陳九疇言。頃
土魯番所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從其買販。
任其還往。稔知我虛實。啓戎心也。寫亦虎仙逆謀已
露。姦黨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
寇爲來王之賓。而守臣怵于害。謂回夷一左右其足。
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爲上客。轡聯轂擊。
邊郡驛騷。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爲今日計。卽不
能爲武帝勤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
貢。倘容酒隱。恐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

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防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
疾。貢未歸者。無慮數百。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
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遷之兩粵。而藉其
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亟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
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士馬單弱久矣。宜
發帑募勇以充伍。購易西馬以充騎。醜夷失所。憑藉
腹心之疾可除也。五年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
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讎內徙。一居肅州。
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

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意清防。遷之外。此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役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小王子之脇洮州也。金獻民主撫楊一清主勦。本兵李斌請行總制王憲議之。至于土魯番之來貢也。一清又主撫。上以爲然。六年十月。哈密餘衆寨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僦屋貸田。邊臣因撫留之。

給牛種。間從官兵出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掠輒與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其酋亂。吉孛刺合刺灰畏兀兒等以居種。請益兵備。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天廷待之已厚。我軍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輒求田土。與之額內屯。則不可置之。威虜遠地。則不欲。宜告諭諸夷。責以興復大義。卽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上然之。先是巡撫陳九疇。太監董文督兵。有謂首虜速檀滿速兒牙木蘭俱斃。死于鎗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

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命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審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速檀滿速兒牙木蘭。上已疑之，會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忠，疏下大學士一清票擬，并同經略便宜。上曰：卿昨奏請甘肅夷情，悉合機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中買集糧草，恐不濟，可推一人開鹽引招商，方不悞。又將三年冒功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夫甘肅之變，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今之巡撫等官，不懼朝紀，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公道，如朕所意，乃可。卿家思之，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回言。上乃降旨責九疇，不能督兵剿寇，以致攻破塞堡，殺掠軍民，乃妄稱酋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專征，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七年，尚書王憲因言

撫等官不懼朝紀，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公道，如朕所意，乃可。卿家思之，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回言。上乃降旨責九疇，不能督兵剿寇，以致攻破塞堡，殺掠軍民，乃妄稱酋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專征，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七年，尚書王憲因言

牙木蘭爲番夷腹心。而帖木兒土巴等被驅爲羽翼。今內自猜忌。掣族來歸。中國之利也。義不可拒。且安插于天倉毛目之地。視先年益遠。而防亦嚴。撥給之糧。循舊例量減。而費亦省。巡撫唐澤亦言。前賜勅書。若遽責遣以行。恐致褻威。取侮必其悔罪。輸誠方許通貢。上命尚書王瓊議之。旣而忒木克亦來。士古爾者亦來。土魯番獻還哈密城。而求貢。王瓊奏發其向所羈拘貢使。准與通貢。至京。分爲兩運焉。詹事學士霍韜疏。自土魯番陷哈密以來。經略未見底定。或

言絕貢。或言通貢。聖諭曰。必有悔罪。真正番文。然後允。今尚書王瓊所譯進者。小醜之語。無印足徵。戎騎難馭。可虞者一。哈密城雖云獻還。然興復無人。遂有棄置不問之義。夫棄置不問。番愈得志。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可虞者二。牙木蘭者。土魯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而番書曰。不知豈誠。不知耶。詐降餌我。而責我曰。納叛。叛不歸彼。哈密亦不歸我。可虞者三。牙木蘭之羈縻也。驅之則死。而不肯去。納之。恐爲內應。肘腋憂。可虞者四。或曰

陝饑蕭孤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太宗之立哈密也。因胡孽能自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其嗣三絕也。天之所廢。于諸夷中。求其雄傑能自立者。立之矣。必哈密之後也。多見其固也。或曰。蕭銀一錢易粟三升。故死不贍。何有于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之供邊也。悉以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下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腴地。藝菽粟。歲時屢豐。天成間。粟石銀一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五分得一引。

請更之。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遂變其法。允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繇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陛下試問安攘之永策。上覽其奏。下部究極利害。以聞。十二月。上魯番虎力納咱兒引瓦剌犯甘肅。遊擊彭濟斬其數首。虜退走。乞入貢。羈之王瓊以聞。兵部覆。番自貢後。置奸內地。事覺。乃絕。多縱反間。傾我撫臣。然終不敢入寇。許貢入關。而虜兵已到。此于

閉關通貢利害皎然。哈密之立。豈能中邀北虜。使不
過河入套也哉。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挾爲奸利
耳。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兵爲久計。王瓊
上言。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
番事宜。皆身親履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蓋師
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
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
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
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刺之

援而進無資。彼合辰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
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
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
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于是瓊再
奏。舜命禹班師。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則叙。卽今
哈密沙州之地也。臣願懷柔遠人。罷兵息民。便詔
如瓊所議。給安番酋牙木蘭于湖廣。九年兵部以西
番不特拔爾些藏等。糾集諸番入寇。一歲中報數十
至。乃言往者西番有通商互市之令。爲茶與大黃諸

物盛中國在彼仰以爲命也。禁網疎濶。奸商私市。取足賈堅而不煩。給于縣官。處置失宜。有司之過。近者西番爲此虜所侵。因以役屬。洮岷之間。不但結干番。又且構于胡矣。請委王瓊。悉圖制御。六月。先是洮岷等苗夷。若籠板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啣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焚其巢穴。刺啣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二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上降勅褒獎。併鎮

巡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俺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番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爲奏留。爲代奏之。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其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其一欲遣人和番。其一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先是小王部落卜兒孩因內變。逃據西海。爲莊寧邊患。且二十年。已懼小王子讎。納款于我。守臣勘上方略。無何吉囊等擁十萬衆屯套。犯花馬池。

以入固涼。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五萬騎。亂河西。濟襲卜兒孩。大破之。總制尚書唐龍以狀上。且言卜兒孩衰遁。西海獲寧。納款不必議。一意審固謀略。隄之。仍諭屬番帖木哥。或以窮歸。卽計擒重賞。部覆如龍議。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之。斬首八十三級。十九年六月。瓦剌同類相讎。其酋奄克乞我來州住牧。至是。瓦剌刺陸桶字刀忽。還爲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尚書劉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衆強。弘治時。土魯番據哈

密。都御史許進厚啗以金幣。令擊走之。正德時。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虜掠萬計。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番寇必藉其力。能爲我邊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番。爲他日憂矣。宜亟許之。二十年。巡撫陳卿言。西海虜酋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甘肅腹心之害。若果輸誠。則莊浪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河西孤危可轉爲安。但虜情叵測。未有如往歲求遣子入侍。酋長入

覲之事。嚴之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以魯迷等國。羈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巡撫詹榮以聞。部言回夷絕強。胡而附中國。誠以恩寵相洽。威靈足恃也。楊信輕聽馬能之言。無故驅以禦虜。挑怨召釁。實爲罪魁。上按其罪。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整克。其初北虜小王五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何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巡撫張班等奏。整克部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寇兵。

也。納之便。二十五年正月。部覆奉旨。甘肅自經土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屏寢廢。邊臣歷年經略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方日亦削弱。回夷住甘肅。生思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之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瓦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二十八年五月。都御史楊博等言。甘肅平川境外。請于大蘆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造墩臺一。

座西樓南臺雙尖墩。高接平川四壩墩從之。八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紆日羔刺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欵求內附。已議安置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徒之境外。詔守臣爲經略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王儀叅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設白煙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鑿具。諸番背稽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

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遂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旂以聞。因列上諸臣功狀。上深嘉之。以旂博加恩。先有成命。乃陞儀勳俸各一級。仍賚銀幣有差。九月虜三千餘騎寇榆林。叅將劉繼先等戰却之。三十年七月。延綏張遇等言。本鎮自國初以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爲限。而鎮城北距大邊。紅石碛僅九里。

外卽虜巢。雖定邊稍有邊牆。而地多平漠。于此立市。恐招虜侮。矧延綏兩鎮所與市者。惟虜套一部。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合延寧二鎮。同此立市。限以日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兩鎮各帶兵馬。分布防禦。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觀。十二月總督尚書王以旂等報延寧馬市完。凡易馬五千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束部落。終無喧嘩。涉秋冬三邊絕警。疏下兵部覆。今歲九邊。功收不戰。良以馬市羈縻之故。宣大督撫及

在內文武諸臣。業已加恩。請賚陝西三邊總督撫。及各鎮大小奔走諸臣。于疆事者。三十三年二月。甘肅總兵王繼祖。巡撫王誥。遣降人王真。率卒百餘人出塞。搗虜酋那木孩巢。斬首三十三級。魏謙吉奏甘肅瓜懸河外東。起金城抵玉關地。廣兵稀額。兵八萬六百餘人。半多逃亡。兼之老弱。其堪征操者。僅二萬七百有奇。今俺荅之衆。號四十餘萬。逼窺邊。以戰則衆寡不敵。以守則分布不敷。矧鎮番守備。改設叅將。兵亦當增。請召募河東臨鞏平涼民兵。以實營伍。事下

兵部言補軍之法莫如土著。今欲召選臨鞏平涼內地之民以補甘肅鎮番之戍。恐人情未便。三十八年十一月陝西督撫王夢弼等言哈密係我屬衛。久爲土魯番所併。近番王沙速壇之子脫列速壇復據哈密。哈密夷庶虎爾的等被其殘虐。田禾悉爲蹂踐。饑寒迫切。携孥內附。別無外奸。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國師都督拜言孛刺等各部下隨住。鈐束仍將精壯選充夷軍。通事食糧隨操。部覆言虎爾的等六十四名內係哈密屬夷者。許令拜言孛刺等鈐束。或收充

夷軍。若舊係土魯番者。須厚給餼廩。俟回朝貢之期。帶回本國。詔可。三十九年魏謙吉報山丹分口之捷。一百餘級。俺荅與套虜犯西海。帥之者徐任也。四十四年虜犯肅州。總兵劉承業帥兵禦之。沙窩敗之。斬首八十六級。追至採山湖尾而還。隆慶五年。火落赤每馳山丹大泉間。志在出嘉峪。搶哈密。所過邊吏陳師以防之。火落赤乃從紅山中渠。馳西店。略西番爾刺等族。又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已乃從西山羊舖過邊。邊吏犒牛酒。汝犯塞。萬曆五年。虜以貢

好乞寺名。上賜西海寺曰仰華寺。是時俺答丙兔復得修城青山。益求索無厭。使大把等致書于開府。候東萊。請令五藏刺麻縣道待次。并予料工。建寺于西海之岸。索經與佛。供于西寄寺中。御史邢玠奏記。虜數數然如此。恐松山嘉峪諸酋相煽而起。宜修水泉岔。及于永昌鎮番。先是河套酋略瓦刺。戮其長。死者千數。諸酋皆慙愧。伏嘉峪。及起地。迺約俺答。俺答老耄。第詐許之。已而切盡黃台吉。徵永石。下襖兒。都司及宣大酋來乞。西寧開茶市。迎生佛。飲長生水。

携數十萬衆守塞上。亦不犯邊。御史李時茂曰。番以茶爲命。豈得委權于虜哉。供佛給茶百篋。示恩已足。禁勿予市。冬番僧恰打兒漢。至甘肅謁俺答。復引把漢擺腰。詣仰華寺修醮事。都御史方逢時與給事裴應章所見略同。曰夷狄相攻。中國無與。第嚴待之。六年春。御史黃應坤請。通事二人于宣大。遂授郭名李福保。甘州百戶秩。賓兔挾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之。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賊亦驚利而西矣。四月俺答時時以法繩其下。毋近

城。毋踐禾。所過甘州外邊。蘆溝至昌寧。已而入邊。從
永昌王曹古城。每過從則給食以中其驩。然增置塘
軍馬。視虜緩急。慮其戀美水草也。總督董世產移蘭
州備之。七年御史羅應鶴奏曰。曩時丙兔索茶。猶賴
虜王罰治之。堅彼初約。今則躬蹈之矣。請茶微意。不
過二端。竊操市權。可以威劫番人。而縣其命。撓中國
散法。冀其我子。從洮州而西寧。而河州。孰得吾禁。不
者。亦重賞厭之也。禁勿予便。九年丙兔益以索茶市。
未遂。故略楊咎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總督郅光

先責讓卜失兔等。因罰馬如初。執火力赤五人來獻。

詔賞俺答金幣焉。十四年。喀羅土蠻引蛇布襖兒
都司及套虜卜失兔莊禿賴。從邊外川底走。而松山

酋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即瓦刺待清水之市既畢。乃

趣西河。諸夷治鞍時套虜何業阿不害。壁于鎮番邊。
威正恰迤西走于大紫溝。而哆酋大會之。擁逼寧遠
堡。二將李魁陳善道列陣以鏖之。方休舍于牧羊川。
以四酋長爲質。火落赤亦馳范家營。板及亦馳菜茨
走昌寧。變力艮在獨青山。阿傍居南山。聞套虜來則

皆喜欲以故居居套虜。而反言

即土蠻

移草古城一帶。

皆從水泉閘門而入。一軍透新花。一軍透西花寨。總督郅光先曰。諸虜西牧所至。輒供流賞不乏。段布米麩。諸經費。率取贖鍰充之。請檄雲中革哆酋之撫額也。巡撫曹子登兵備萬世德等策虜情曰。諸虜旣云西搶。何不直走西底。顧乃枉道南渡。豈非虛聲。伺我哉。迤東不數日。可飛渡洮。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而我西河卒散處千五百里之間。南山無邊墉以限之。胡然相恤。禁關吏母內虜。虜聚衆壓境。有言郅光先

不得已。遂違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閘門走洪水出境。八月兵書張佳胤追論前撫董世彥侯東萊。當時妄聽俺答。假道內地。坐此失例。詔奪二人誥命。假道者在莊浪。則假鎮羌在黑松。則假鐵櫃在涼州。則假泗水在永昌。則假水泉寧遠在甘州。則假石碛。虜亂番絲。此而其收番亦絲。此是之謂大瑕。十一月肅州兵備朱正色偵套虜之來也。同麥力哥以三萬入寇。我師大戰于紅橋。叅將孟孝臣指揮汪承宣請賞之。正色大罵不予。虜遂圍腹墩。正色設伏揚沙多。

所斬獲虜退空心墩。而軍從東西河掘邊去。旦日虜復入略沙窩臨水間。正色闕匿人馬堡中。置火砲居外。陳三層神鎗箭手。視旂鼓而疊出之。虜大不敵。走出邊。有詔正色任事。拒寇可嘉。他悉罰治。臺臣奏誘麥酋者毛大也。行所部如九九罰以報。兵書嚴清議上。詔釋卜刺俄大勿捕。毛大并允除其罪。清又議曰。姑停三娘子之嗣封。使之流虜東歸。然後可。十五年。反言馳黃河腦。搶生番阿泉力覺。先絕其歸路。挑戰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酋婦泣西牧之。弗利

也。請乞故道還巢。路將陳善道護喪至黃馬圈。而部虜五百騎強欲入邊。引其紼。叅戎張君恩楊國相弗之容。蒼頭軍以刀毆酋婦。傾跌而諸虜咸噪。牛的箇等來佐鬪。我軍益發矢石互擊。各墜崖下。死者衆。君恩善道各受箭癩。我師遂獲牛力箇等八酋。以軍法笞掠之。曹子登行洪水。令反酋妻移檣車去。四月。賓免搶西寧其。督瓦刺他卜囊率精兵千餘往岔口堡。從泗水圍門。我師獲其掠者。曰永邵卜部也。十六年。瓦刺他卜囊及著力兔提兵往腦海鈔黃毛。從鎮羌

閻門而過。十七年海虜從南川入境。聲鈔擺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兼略漢人。兵備萬世德。遣叅將鍾一清。讓他卜囊卜囊。以其人畜還。而副帥李魁。執言虜得我漢人多矣。人計三百餘。畜數千。今安在他卜囊。辭曰。無有是。遂傳發高墻。魁亦捕伏西溝。窮追至南川。虜騎直上山。據其頂。魁亦鳴砲。後軍不繼。魁與指揮阿承印。李世頤。劉詔。李崇謙。皆死之。兩臺部光先。曹子登。以失事聞。給諫張希臯。劾奏之。請革瓦酋賞。兵書王一鶚。議免萬世德官。頃之瓦酋假火落赤。以

來乞罪。十八年僉事萬世德。贊畫招撫。虜馬生番。如刺卜兔等。一百廿五族。部落五萬八千餘。三月莊涼。把總孫大名。蔣印等。出于喇叭口。青洋水田。斬捕首虜一百六十七級。夏寄僧阿赤兔。搶番寇內邊。總督梅友松。歸罪于瓦酋。而扯力克。又至塞。火酋。揣首。宛酋。宰酋。克酋。賓酋。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虎溝。紅崖。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

而使西寧爲魚肉。乃引衆從古泉占堡。至邀番三若族。凡三舍。皆閉牛羊堡中。虜因風縱火。焚燒其族。守備高崇謙于城上發火砲。虜退止壁山。副戎李聯芳馳土門。李寵丁文臣馳烟口。時虜分兩道走。我亦分營以趨之。孫繼祖李寵丁文臣周輔賀汝登包繼賢帥七百爲中軍。趨千麻。高崇謙帥三百爲左軍。趨杓山。李聯芳韓啓太譚賓郎應圮帥千人爲右軍。趨包家大頂。虜出零騎誘我師。而溝中伏發。聯芳奮力擊殺甚多。三軍不應。鵝兒竟砍聯芳。啓太賓應圮皆亡。

陣中。左軍中軍兩戰而兩敗。臺省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天德交章論其事。或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革火酋市賞。或繩扯酋之主謀也。或追論始禍者。于是總軍門請任土官魯光祖爲遊擊。往援西寧。兵垣隨駁塘報之失實也。六將軍已陣亡。而云醜類受挫。虜來往毗寺古城。大率廿有四日。洮岷死如麻。而云絕無所掠。何也。是時總督友松亦劾奏曰。叅將鄧鳳陰携香力兔部虜四人居于營中。乃領兵而趨虜營。議獻所鹵。劉承嗣等墮其伏中。此皆鳳陰携質虜及

其發難而不力救。何辭以對哉。詔下鳳對狀。而罷承嗣以下。賜聯芳官。九月。番官韓恩及裨將原進學。哨于邊。執阿赤兔來獻。繫之獄。復通于乞台。熟番微走捏工川。焚其造寺之木。一日夜而盡。乃下令購火落赤首子萬金。爵都揮。於是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哈着察之。果然。其所謂董刺等者。皆扯酋火酋頭目也。乃出阿赤兔。問其狀。皆如之。得實。督臣始上幕府首功焉。冬虜入嘉峪外邊。卜失兔來寇水泉之壩。我兵斬捕九

十五級。御史周盤議曰。洮河之敗。文武吏後先解綬。幾二十人。而論者猶不已。莫若以扯酋放歸于巢。而明示火酋以不赦。寬假歲月。聽塞上便宜。毋事倉皇。毋持宋事。輕詆欵貢之非。毋引漢事。據其出塞之效。書奏有省。十九年。火酋揣庫兒真相等渡河北走。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鵝兒四百人。逐牧蟒刺州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烏思藏門戶也。會七鎮精兵皆至河州。番長哈六束韓六乞台諸番。共率八百餘人。俱如約。將軍劉承嗣原進學吳顯等深入刺川七百餘

里。斬捕一百五十有五。生獲可卜列等一十二人。諸番莫不執白旂。以牛酒犒王師。火酋西還。卜酋敗北。乃率真相鼠竄于二川。此總督鄭洛招番之力也。洛憂諸番附虜。招抹益密。生番復自虜歸漢。屬于荒者四十餘族。各給以白旂。劄付令其趕馬殺賊。諸番大喜。賓兔妻聞之。還我紅帽。課泉等十四圈。武勝堡馬其等七族。降附者二千。人是時火酋尙巢腦海。與大成比妓。爭奪紅帽。而番兵願治芻茭以效。廷論紛紛。咸咎洛之不肯深入。撫臣葉夢熊曰。征兩川最也。

臣督洛曰。征青海最也。羌之與虜。狀貌彷彿。軍行之際。波及生番。自携保塞之方矣。議者曰。築洛山寨。所以輯番。土官揚受。獨以爲鐵纏山寨。故番地也。建堡屯番。所以達青海之聲息。而臺省王有功。王德完。皆言虜不可信。李本固復言番似可疑。于是遣給事張棟。行邊以閱之。奏記頃見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旗。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于道矣。火酋尙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狙詐罔極。上念之深。後先所發馬價三十二萬有奇。棟又奏官洛烏思藏番兵。故

楊咎二族所統。廼散處幕毳。與我兵無涉。番不足恃也。太僕丞徐琰亦倣此意。十月萬世德於莽刺川。斬虜首級一百四十餘。生擒十餘級。奪獲盔甲夷器四百余件。本年於水泉口。斬虜首九十餘級。十一月又擐甲提師。遠出青海。焚縣巢穴。仰華寺計擒奸細而還。克臭大會火落赤揣庫兒等七夷。託言建寺。大鈔洪水口。破水黃山之間。迤及捏工武勝。人畜甚衆。驚及河洮。克臭依丙兔潛居莽刺川西山。大帥尤繼先提兵擊之。斬首百有五十餘級。蓋鼓番以破虜也。克

臭每吞啖西番。番怨之。積哈六部出番兵百人。韓六部出番兵五十人。誓以滅此。火落赤臨新城。請置水塘。叅將張應時結其歡。與之市。御史劾奏曰。是應時合虜回之交也。兵書王一鶚曰。始火酋偕阿榜之請。牧我水塘也。其說爲備。莊酋甚哀。陰貪水草。而陽假我以誇胡。且得倚之內擾。異時又據以爲巢。毋令執爲故事焉。及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御史崔景榮曰。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并宜同禁。二十年永火二酋欲寇甘州。馳嘉峪關。總督魏學曹報

曰河州景古城。素有天險。畫地而守。賊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可阻者。獨幸彼所逐。牧木甲竹槍。龍尾八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騁也。二十三年。瓦酋久知我罷河主戰。冀固衆虜市期。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朶硤我塞上。先期兵使者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餉勿絕。虜果空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濬。大兵四回至。矢石如雨。

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捨等族。番兵合營。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撒柞迤南渡海而遁。臺臣李汶。田業以捷聞。上曰。甘鎮大獲。朕心加悅。內閣輔志臯。趙位。張于陞。陳撫臣汶樂。各陞。蔭有差。本兵石星。戶尚楊俊。民皆增秩。舊總督鄭洛。收番族有功。擢之。二十四年。永酋欲報西寧之役。火酋欲報河州之役。引兵千餘。寇蔡旂堡。我師敗之。斬首十九級。火酋旣劬。請假道。

歸套。竟走乞台故道。于是牛心四麻古金峽諸零騎。見告于肅撫田業。條奏其事。曰。如果道川底不必備。如果道鎮羌不可不備。西撫呂珂請曰。河歸之南。捏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爾圖虜也。報可。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銀反。二酋糾吉囊犯于昌寧湖。叅將賀世勳斬首一百十六級。乃廿一日。寧夏巡撫黃加善。後報二酋犯廣武。捕斬八十。地之相去二千餘里。捷之聞也。距一日。兵垣駁之。四十年閏十一月。御史董定策彈肅撫劉敏寬之碌碌也。大帥柴國柱父

子身未出戶。而錄其幼子柴時亨。斬其恰首。何其黃口能殺酋長耶。李希梅喪軍五百。來國臣清湖之四百人。鄭崇雅三岔之百口。沈光祖斷喉于嘉峪。此皆全覆撓敗。而扶隱若是。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總兵李懷信得謀于賓兔娘子。報曰。銀定反。成大樂諸部。有西犯情。乃署分四路。王國灼等爲左營。出山丹。麻濟邦等爲右營。出河壩。張道等爲中營。出鎮番。而付帥趙維翰。出鎮夷。以阻海虜。探虜住黃明河。斬捕之于鵝山。共得三百七十五級。級中爲銀首目者。速代

大爲反首。目者虎卜害哈泉什也。兵備劉遵憲李應魁王之兼。而露布軍門。則劉敏寬巡撫祈光宗也。兵垣抄叅曰。搗巢敗欵否。與堵截例同否。酌之。四月初三日。銀定反成。同合受氣三見等。從青土湖脫歡山。總兵李懷信副帥李秉誠等。設伏斬捕一百八十八級。總督楊應聘以捷聞。天啓元年十一月。虜酋銀定等犯于鎮番。叅將王承恩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巡撫徐養量以聞。六年六月。哈酋黑酋據南山而犯甘州。大帥董繼舒追堵于牛心。斬首六十級。大雨雪。

驟至。乃收師。七年二月。套酋土賣火力赤等。入犯。撫臣王國禎。鎮臣徐永壽。副將周士顯。設伏夾擊之。于鎮番。

職方氏論曰。河西方略莫詳于漢矣。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自燉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犁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較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故能用屯田士以擊車師。漢之老臣。無如趙充國。竟圖上屯田。以制罕开。易代而後。諸葛武侯。湟中之法。要約可久。明興九邊屯政。春耕夏苗秋穫。必三報課。始未嘗